



黄河岸边的古村董庄

□马光仁

在济南市长清区黄河岸边有一个明朝建村的古老村庄董庄村,它的原址坐落在归德街道西3.6公里的黄河东岸,所处位置由于黄河河道的不确定性,处于黄河包围中,其南、西、北都是黄河,尤以村西紧邻,因此属于较危险地段,2020年5月,黄河滩区迁建,村民全部迁入崇德苑社区。

“董氏增订谱系序碑”载:余祖世籍洪洞明洪武元年(1368年),经迁稠民至直隶枣强,永乐二年(1404年)复迁于此……命名董家庄。清道光版《长清县志·地輿志》载“南仓·杜保董家庄”,民国间始名董庄至今。

董氏碑亭记载黄河历史

“董氏碑亭”屹然耸立黄河岸边,不但记载着董氏家族的历史渊源,也记载着黄河的历史,向人们倾听着黄河岸边村庄的变迁。

碑亭在村西靠近黄河的一片空地上,这是一座类似悬山风格的碑亭,由前后各4根红色的圆柱支撑着亭部的上顶。碑亭坐北向南,东西长约8米,进深5米,通高4米。亭柱的上面置有一周遭的矩形连续梁,再上为起脊的亭顶,亭脊上装有二龙戏珠的陶瓷构件,两端安有鸱吻,四条下落的边脊上还有数量不少的神兽。所有的瓦片及瓦当皆为青色。

走进亭内,就会发现有三方石碑竖立在亭子靠东的空间内。最东边的石碑高有2米,宽80厘米,厚20厘米。两边花纹细腻。碑文记载着董家先人修建家庙祠堂的经过。制碑时间为清乾隆六十年(1795年),但碑上的碑文大部分已漫漶不清。

在这方碑向西两米的地方,还立有两方石碑,都是“董氏祠堂重修碑记”,北面的这方石碑建于1915年,已有裂纹,上面的字迹也是非常模糊,难以仔细辨读。最珍贵的应数西面靠南的这方石碑了。解析上面的碑文我们得知,董家祠堂最早建于清初,因黄河水泛滥泡坏倾废,董家人在1915年重修并制作亭内北面的石碑一方以志,此时的祠堂尽管是一座平屋,但建造的也是非常庄重严整。只是由于地基松软的缘故,祠堂的墙基不稳,屋顶也时常漏雨。1921年夏,淫雨狂泄,大雨下了一个多月,此时河水暴涨,董庄周围一片汪洋,家庙祠堂被毁。董家人费尽周折再次将祠堂修好,之后,又在附近修建村学一处。

这篇碑文的撰文兼书写者是民国年间一位师范讲习所的毕业生,名字叫董澄澄。由他所书的文字刚劲有力,舒展大气,不仅是一幅优美的书法艺术品,还提供了当时社会生活多方面的信息,其中民国年间有关气象

资料的记载更是非常难得。

和董庄村村民交谈得知,董家祠堂原先在现在碑亭北边的地方,由于河水泛滥的缘故,历史上是毁了修,修了毁,一共修了多少次谁也记不清,原先的祠堂也早已被淤泥埋入地下。这三方石碑也是经过数次搬动而到了现在这个位置。现在的碑亭是村民前些年为保护这三方石碑而专门修建起来的。

黄河控导俯瞰秀丽景色

董庄不仅是一个古村,在董庄村西常年有村里的三艘渡船,来回摆渡,运载黄河东西两岸的群众。

1964年,山东省交通厅黄河河务局在董庄村村北建起了航运站,以运输归德、孝里的黄沙和石料为主,运送到黄河下游的利津、胜利油田一带。董庄港主港区原为一自然高滩岸坡,具有较好的陆域和水深等靠泊条件,是黄河黄沙主要运输码头,于上世纪末停运。停运多年后,货场成了一片荒地,原来长约60米的传送带原址还在,当年就是安装在上方的传送带将沙、石等货物直接输送到船只上的。看得出来规模很大,让人联想到昔日港口繁忙的场景。

长清境内黄河河岸的形状与其他地方不同,很少有平滑的弧线,更多是波浪形的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沿岸建设的防洪工程。控导是根据黄河流向,为改善不利河势,有计划地进行河道整治,在滩地合适部位修建的工程。据了解,长清区16处控导工程与绵延33公里的护城堤在近年来相继建设完成,在保障行洪空间的前提下,最大限度保证了长清黄河段的安澜。而长清黄河段“九曲十八弯”的形态特色,也使其成为了一个“微缩版”的黄河。董庄西侧建有“董苗控导”工程,为董庄、苗庄共同管理。

2023年,南大沙河治理,在原董庄村北南大沙河入黄河口处已经修建起一座控水闸,南大沙河枯水季节关闭,防止黄河水倒流,南大沙河下水时,提开闸口,以便南大沙河水流进黄河。

从董庄黄河岸边起,经路庄、陈庄、房庄等村落,向东穿长孝路,直通经十路,这条道路如今不仅是连接归德至齐河县赵官的交通路,也是观光路、惠民路、民生路。路宽6米至8米,并串联起林园、蔬菜采摘基地、文物古迹,黄河等特色景观,整条风情带在春夏秋冬的韵味各不相同。洪水来袭时,能保证滩区群众迅速撤离,漫步其间,沿黄风光、民俗风情、农耕文化、休闲娱乐应有尽有,成为承载长清区黄河文化的重要载体。

(作者系退休中学高级教师、长清区政协文史撰稿员)



主办单位: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征文投稿邮箱:qlwbfnjzg@qq.com

青铜纹里的黄河声

□杨皓程

晨雾未散时,我沿着济南城北的黄河大堤行走。柏油路面上凝着露水,踩上去像踏过无数细小的星辰。堤岸的垂柳将枝丫垂向水面,每一片叶子都沾着黄河的气息。忽然有货轮鸣笛,浑厚的声浪贴着水面滚来,惊起芦苇荡里的白鹭。这些精灵展开双翼的刹那,我看见了黄河的另一种形态——在钢铁与水泥构筑的堤坝间,依然保持着古老的轻盈。

古渡口的青石台阶被岁月磨得发亮,石缝里钻出的野豌豆正开着淡紫色的花。泺口石碑旁,几位老人支着马扎临河垂钓,浮标在金色漩涡里时隐时现。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还是摆渡船停泊的码头,渡工们赤着脚踩过这片青石,扁担两头挑着北岸的棉花和南岸的瓷器。如今河水退却了当年的暴烈,却把故事沉淀成河床下的陶片,等待某个涨水的雨季重新浮出记忆。

堤坝斜坡上的银杏林正值盛年,扇形叶片筛下碎金般的光斑。穿行其间,鞋底碾过去年的银杏果,发出细碎的破

裂声。树荫下的“黄河母亲”雕塑,青铜铸就的衣褶里积着薄灰。青铜妇人怀中的婴孩永远朝着东方,如同黄河在山东平原拐过的最后一个直角弯。

夕阳将河水染成铜汁时,我登上鹤山。山顶的汉柏虬枝如铁,俯瞰着大河在暮色中舒展身躯。对岸齐烟九点的华不注山只剩剪影,河心沙洲上的水鸟缩成墨点。晚风送来远方浮桥的震颤,那是钢索与浪涛合奏的低音。此刻的黄河像封未写完的信,每个波纹都是流动的字符,从巴颜喀拉山一路写到渤海湾,在济南段落下最温情的注脚。

下山的石阶被月光洗得发白,黄河在黑暗中发出绸缎摩擦般的声响。我想起地质博物馆里陈列的历代河图,那些曲折的线条里藏着多少湮灭的渡口与重生的土地。济南人把黄河纹在城市的掌纹里,如同青铜鼎上的雷纹,既是羁绊,也是勋章。当我在深夜的堤岸驻足,分明听见河水在吟诵辛弃疾的词句——郁孤台下清江水,中间多少行人泪。只是这北方的江水,终究化作了哺育泉城的乳汁。

暮色下的“磕头机”

□管泓博

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。晨曦初绽,薄雾微散,沉浸于一片朦胧之中的渤海湾慢慢显现,黄河三角洲的舞台一并拉开帷幕。微风习习,鼓动水面波纹,泛起层层涟漪。岸边,一群候鸟或点头觅食,或振翅高飞。有时零零星星的身影掩在杂乱而密集的芦苇丛里,若不是身体的运动幅度超过了身边的花草,我总有一种错觉:这些灵动的小家伙就是芦苇荡结出来的果。北端远处的万亩槐林,碎银似的花潮淹没了林顶,成串的槐花缀满枝丫,似千万只白蝶敛翅栖于碧玉屏风,又似银河洒落人间,铺成一片甜香的雪原。槐花的清香和槐花糕的浓郁夹杂在一起,唤醒自由的灵魂而抚以家的温馨。

沿着海岸线前行,便来到了河海交接处。远处来看泾渭分明的黄蓝水线于近处所观并非楚河汉界般互相排斥,而是激烈对冲的亿万粒泥沙与盐晶的永恒博弈。游船驶过时,尾部螺旋桨搅起金箔般的光斑,黄流有如冲泡的浓咖啡试图裹挟深蓝的海流入怀,幽邃的海水则针锋相对,以冰裂的纹路反向侵蚀。正午时分,阳光炽烈,河海的碰撞处蒸腾起水汽。海面泛起白色泡沫,黄河水则看来“波澜不惊”,亘古不变的角逐在此进退,当极目远眺,看过了渤海宽厚的脊背,便明白了这场游戏大海的宽容。

堤外,整齐划一而排而立

的钻井平台矗立在海面上,钢筋铁骨的“磕头机”一遍遍俯身膜拜着神奇慷慨的大自然,吮吸着来自海底大陆架黄金般的血液。平台上,工作人员忙不迭地穿梭于各种机械丛林之中,钻机设备规律而永不停歇地轰鸣着。钻井平台的周围,一群海鸥在低空盘旋,它们时而发出清脆的叫声,时而俯冲而下,捕捉海水中的小鱼小虾。

残阳把西天烧成淬火的锻铁,东方的海平面却已凝结成青瓷。在这明暗交割的瞬间,黄河入海口突然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——浊浪托起半轮熔金的日晷,清波承接满天坠落的星屑,正在作业的钻井平台剪影恰好成为日晷的指针。待到落日的余晖笼罩了黄河三角洲的边边角角,暮色便统治了这个喧闹但和谐的世界。海床深处低沉的轰鸣声为漆黑一片的海水跳动着异样的脉搏,黄河水嘶吼着咆哮着不曾有丝毫的懈怠将大量泥沙推进大海。激流与暗涌相互撕扯、纠缠,形成了无数个漩涡,一点一滴吸食着久违的月色。

黄河水依旧在不知疲倦地向仁慈的渤海发起冲锋,它所投掷的武器——泥沙在入海口处不断堆积,形成了新的陆地,在大海的让步下,这些新的陆地上,一些耐盐碱的湿地植物已经开始生长,它们的叶子在月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。偶尔,还能听到夜鸟的叫声,划破了河海衬托下,幻觉里的万籁俱静。